



▲一九七九年，沈從文在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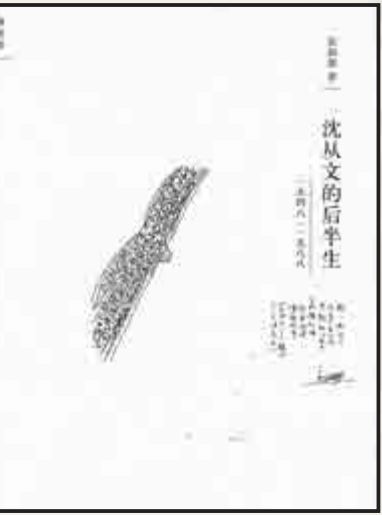
自一九四八年始，沈從文漸漸從時代的轉折口和崩潰中恢復，成為他後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業的起點。由復旦大學文學系教授張新穎撰寫的《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於今年六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發行，這部著作由一九四八年起筆，沿着沈從文生命中的坎坷歷程，敘述他的社會遭遇、個人選擇及糾結的內心生活，呈現沈從文後半生漫長而未曾間斷的精神活動。

沈從文後半生 時代中的孤舟

文
偉森



▲沈從文繪圖



▲《沈從文的後半生》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六月出版

今年六月，《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出版，全書聚焦於沈從文與政治交纏、棄文從史的矛盾歲月。這部傳記提供了一些很少被人提及的資料，如作者張新穎在書中所說，他要寫的是「動盪年代裡他個人漫長的內心生活」。

從「悲劇」轉入「謚境」

該書從一九四八年起筆，內戰正酣，讓沈從文最憂心的就是「民族自殺的悲劇」，而反觀其老朋友們大多興奮奮樂觀。沈從文甚至還寫了篇《中國往何處去》：「這種對峙內戰難結束，中國往何處去？往毀滅而已。」

到了一九四九年，沈從文雖然對自己的命運有不祥的預感，但仍沒料到會被劃定為「桃紅色作家」，沈從文不怕文學論爭，怕的是文學批判背後的政治力量。他無奈地寫道：「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一個最高點，我不毀也會瘋去。孤立而絕望。我應當休息了。」他的精神開始漸漸失常，但幸虧自殺未遂。在時局的長河中順流而下，沈從文自有逆流反抗的直覺，但卻又拿不准，所以獨自一人坐在船上，更覺得彷彿孤獨。

自殺遇救後的沈從文，反應似乎不再像此前的那麼激烈了，用他的話說，是「悲劇轉入謚境」。他要在「謚境」中分析和檢討自己。《沈從文的後半生》裡寫到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沈從文給妻子張兆和寫信，說自己「忽然像醒了一樣，把一隻大而且舊的船作調頭努力，扭過來了。我覺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

沈從文在度過精神危機後，最初想留下一本完整的自傳，但精神的持續緊張讓他無法進行寫作。反倒是他在寫完自傳的第一章中《關於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篇後，對「工藝美術」的寫作脈絡逐漸形成。這篇文章也見證了沈從文後半生事業的轉折：「這實在是找一個轉機，使我對於整個歷史各方面的光輝，得了一個從容的機會去認識，去接近。」

然而這個轉折卻沒有得到家人支持，就連上初中的兒子都疑惑他為什麼「老不進步」，覺得他「到博物館弄古董，有什麼意思」，家人愛他，卻不理解他，沈從文只好從蕭邦和貝多芬中尋找慰藉。《沈從文的後半生》中有他在北京郊外一所學校改造時的一段話：「生命封鎖在軀殼裡，一切隔離着，生命的火在沉默裡燃燒，慢慢熄滅。擱下筆來快有兩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義。國家新生，個人如此萎靡，很離奇。」

沈氏文獻研究

這本《沈從文的後半生》的成型，也得益於很多文獻參考依據。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有關沈從文的評論大多是對其文藝思想和政治觀點的批評，從沈從文異於時人的獨立文論，及他對當時的國共戰爭的特殊理解出發，對其嚴加駁斥。

而後被界定為「桃紅色作家」的沈從文更是受到嘲笑，從「清客文丐」升至「反共作家」。一屆文代會更將他除名，書店也毀其書稿，沈從文最終被迫停筆。

儘管沈從文對解放後的「棄文從史」不後悔，且對文物研究貢獻重大，但他的中年擱筆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大損失。



▲沈從文編著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一九五〇年，沈從文（左）與香港來的表侄黃永玉在家門前



▲一九四六年，三姐妹和三連襟合影於上海。前排左起張元和、顧傳玠，後排左起張允和、周有光、沈從文、張兆和

「我們這裡的人只想做事」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大公報》的「大公園」資料圖片

沈從文在信中詳細描述了準備轉向工藝美術史研究的計劃，並鼓勵黃永玉從香港到北京來，與他一起開始新的生活。表叔的召喚，令黃永玉為之嚮往。接到沈從文來信後的第二年夏天，黃永玉、張梅溪夫婦便從香港來京探望，這也是多年後叔侄兩人的第一次重逢。

沈從文在信中強調自己「與群游離」，稱在新時代中被毀廢是不可避免之事。他勸說黃永玉離開香港，到北京大幹一番事業，並給了不少具體建議：「我實在盼望見到你，盼望你能來這裡，因為還可以和你談談舊日家事，應當知道不易知道的。並且說學習，博物館就有上萬圖錄，顏色形態和線條，從彩陶到晚清，多大一份遺產，待人來花用消化！但是從學校出身的美術學生，會利用遺產的可太少了，會從一切優秀傳統學習再另有翻新體會，實在太少太少。一個寶庫等於擱在井裡，你來看看才明白了。可為天津進步報作木刻，有一定報酬，你來即住在我這裡，我還可以和你來為手工藝作新設計，你也可以把木刻擴大，學雕漆及其他，因為這裡有個設計機構，可以做種種試驗的。如學雕塑，就有數千種參考品，泥石玉銅無所不具，各時代都可以見！我離開文學，能轉而研究工藝美術史，在目下，我覺得也正是塞翁失馬，對個人來說無所謂，對社會來說我相信實在有意義。」

沈從文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曾寫給表侄黃永玉一封長信，該信以《我們這裡的人只想做事》為題，發表在同年八月十一日《大公報》的「大公園」。

沈從文寫此信之時，距同年三月自殺獲救不到四個月，這封信寫於他人生巨變之際，展現了他當時的情緒與生活。

此信在「大公園」作為頭條發表。收信人「永玉」二字隱去，以××代替，標題《我們這裡的人只想做事》，署名「沈從文」，並加框寫一說明：「這是沈從文先生自北平寄給留港的一位木刻家的信。從這裡可以看出：一個二十年以上筆離群的作家，如何覺今是而昨非，在根本上重造自己。」標題下面配以題花。題花為兩條小船，寓漂泊之舟找到棲身港灣之意。題花由黃永玉親筆所繪。

侯孝賢與《從文自傳》

除了侯孝賢，還有一位導演得到過沈從文的「啟發」。北京電影學院的旁聽生賈樟柯看了《風櫃來的人》，也對他產生了很大的衝擊。賈樟柯意識到，幾個小青年亂七八糟的事也可以變成電影，可以變成創作。他通過侯孝賢來認識沈從文，再去讀沈從文的書。所以，從賈樟柯早期的電影《站台》、《三峽好人》等，也能看到沈從文的影子。

沈從文的影響了太多人，各行各業的人。比如說中國年輕建築師王澐，他就曾按照沈從文的《湘行散記》中的路線走了幾個月，獲得不少靈感。

而侯孝賢在多次訪談裡一遍一遍地提到沈從文。《從文自傳》的影子。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什麼侯孝賢在多次訪談裡一遍一遍地提到沈從文。

導演侯孝賢曾說：「我把沈從文的自傳看了，我感覺非常好。還有一點，就是他的那種悲傷，他寫自己的鄉愁，自己的家，那種悲傷，完全是陽光底下的感覺，沒有波動，好像俯瞰的眼睛在看這個世界，在變動的大時代裡，劇烈的生離死別，卻像河水湯湯而流。」

侯孝賢一九八二年的時候拍了《風櫃來的人》，在這之前他已經拍了三部電影。但是好友楊德昌從美國回來後告訴他，拍電影要有一個自覺的觀念和方法。這個階段的侯孝賢特別煩惱和迷惘：「本來我覺得我會拍電影，可是現在我不會拍了。」

這時，長期為侯孝賢作編劇的朱天文給了他一本書，《從文自傳》。它對侯孝賢的改變很大，侯孝賢說：「《從文自傳》中客觀而不誇大的敘述觀點讓人感覺，再恐怖的事情，都能夠以人的胸襟和對生命的熱愛而把它包容。」

《從文自傳》的電影《悲情城市》也能明顯看到《從文自傳》的影子。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什麼侯孝賢在多次訪談裡一遍一遍地提到沈從文。



▲《從文自傳》是沈從文一九三二年的作品

先鋒書榜

社科類

一、拉斐爾的異象靈見

出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法〕達尼埃爾·阿拉斯

二、革命星空下的「壞小孩」

出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作者：房偉

三、藝術在沒落中升起

出版：商務印書館

作者：〔德〕安瑟姆·基弗

四、論自由

出版：上海譯文出版社

作者：〔法〕雷蒙·阿隆

五、永恆的異鄉人

出版：浙江大學出版社

作者：傅鼎

人文、小說類

一、天注定

出版：山東畫報出版社

作者：賈樟柯

二、中國人的淡定從何處來

出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房偉

三、讀首詩再睡覺

出版：湖南文藝出版社

作者：讀睡工作室編

四、馬來故事集

出版：譯林出版社

作者：〔英〕威廉·薩默塞特·毛姆

五、孤島集

出版：中信出版社

作者：毛丹青

資料來源：先鋒書店